

## 第九卷

## 海山記

隋煬帝生時，有紅光燭天，里中牛馬皆鳴。先是獨孤後夢龍出身中，飛高十餘里，龍墮地，尾輒斷。以告文帝。帝沉吟默塞不答。帝三歲，戲於文帝前。文帝抱之，玩視甚久，曰：「是兒極貴，恐破吾家。」自茲，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。帝十歲，好觀古今書傳，至於方藥、天文、地理、伎藝、術數，無不通曉。然而性偏急，陰賊刻忌，好鉤索人情深淺。時楊素，有戰功，方貴用事，帝傾意結之。文帝得疾，內外莫有知者。帝坐便室，召素謀曰：「君國之元老，能了吾家事者君也。」乃私執素手曰：「使我得志，我亦終身報公。」素曰：「待之。當自有計。」素木人在疾，文帝見素，起坐，謂素曰：「吾嘗親鋒刃，冒矢石，出入死生，與子同之，方享今日之貴。吾自惟不免此疾，不能臨天下。汝亦吾族中人，吾不諱，汝立吾兒勇為帝。汝背吾言，吾去世亦殺汝。此事吾不語人。」素曰：「國本不可屢易，臣不敢奉詔。」文帝因憤懣，乃大呼左右曰：「召吾兒勇來！」乃氣哽塞，回面向內不言。素乃出語帝曰：「事未可，更待之。」有頃，左右出報素曰：「帝呼不應，喉中呦呦有聲。」帝拜素曰：「以終身累公。」素急入，帝已崩矣，乃不發喪。明日，素袖遺詔立帝。時百官猶未知。素執圭謂百官曰：「大行遺詔立帝，有不從者戮於此！」左右扶帝上殿，帝足弱，欲倒者數四，不能上。素下，去左右，以手扶接帝。帝援之乃上。百官莫不嗟歎。素歸，謂家人輩曰：「小兒子吾已提起，教作大家。即不知了當得否？」素恃已有功，見帝多呼為郎君。侍宴內殿，宮人偶覆酒污素衣，素怒，叱左右引下加撻焉。帝頗惡之，隱忍不發。一日，帝與素釣魚於池，並坐，左右張傘以遮日。帝起如廁，回見素坐楮傘下，風骨秀異，堂堂然。帝大忌之。帝多欲有所為，素輒請而抑之。由是愈有害素意。會素死，帝曰：「使素不死，夷其九族。」先，素欲入朝，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：「此賊！吾欲立勇，汝竟不從吾言，今必殺汝！」素驚呼入室，召子弟二人而語曰：「吾必死矣！出見文帝。」語不移時，素死。帝自素死，益無憚，乃闢地週二百里為西苑，役民力常百萬。苑內為十六院，聚巧石為山，鑿池為五湖四海。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，驛至京師。

天下共進花木鳥魯魚蟲，莫知其數，此不俱載。詔定西苑十六院名：

景明一、迎暉二、棲鸞三、晨光四、明霞五、翠華六、文安七、積珍八、影紋九、儀鳳十、仁智十一、清修十二、寶林十三、和明十四、綺陰十五、絳陽十六。

皆帝自制名。院有二十人，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。每一院，選帝常幸御者為之首。每院有宦者，主出入易市。又鑿五湖，每湖方四十里。東曰翠光湖，南曰迎陽湖，西曰寒光湖，北曰潔水湖，中日廣明湖。湖中積土石為山，構亭殿，曲屈環繞澄碧，皆窮極人間華麗。又鑿北海，周環四十里。中有三山，效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上皆台榭迴廊。水深數丈，開溝通五湖四海。溝盡通行龍鳳舸；帝多泛東湖。因制湖上曲《望江南》八闋云：

湖上月，偏照列仙家。水浸寒光鋪枕簟，浪搖晴影走金蛇。偏稱泛靈槎。光景好，輕彩望中斜。清露冷侵銀兔影，西風吹落桂枝花。開宴思無涯。

湖上柳，煙裡不勝垂，宿露洗開明媚眼，東風搖弄好腰枝。煙雨更相宜。環曲岸，陰覆畫橋低，線拂行人春晚後，絮飛晴雪暖風時。幽意更依依。

湖上雪，風急墮還多。輕片有時敲竹戶，素華無韻入澄波。望外玉相磨。湖水遠，天地色相和。仰面莫思梁苑賦，朝來且聽玉人歌。不醉擬如何？

湖上草，碧翠浪通津。修帶不為歌舞緩，濃鋪堪作醉人茵。無意襯香裳。晴霽後，顏色一般新。游子不歸生滿地，佳人遠意寄青春。留詠卒難伸。

湖上花，天水浸靈葩。淺蕊水邊勻玉粉，濃苞天外剪明霞。只在列仙家。開爛熳，插鬢若相遮。水殿春寒幽冷豔，玉軒晴照暖添華。清賞思何賒。

湖上女，精選正輕盈。猶恨乍離金殿侶，相將盡是彩蓮人。清唱謾頻頻。軒內好，嬉戲下龍津。玉朱弦聞晝夜，踏青門草事青春。玉輦從群真。

湖上酒，終日助清歡。檀板輕聲銀甲緩，酪浮香米玉蛆寒。醉眼暗相看。春殿晚，仙豔奉杯盤。湖上風光真可愛，醉鄉天地就中寬。帝主正清安。

湖上水，流繞禁園中。斜日暖搖青翠動，落花香暖眾紋紅。未起清風，閒縱目，魚躍小蓮東。泛泛輕搖蘭棹穩，沉沉寒影上仙宮。遠意更重重。

帝常游湖上，多令宮中美人歌此曲。大業六年，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。桃蹊柳徑，翠蔭交合；金猿青鹿，動輒成群。自大內開為御道，直通西苑，夾道植長松高柳。帝多幸苑中，去來無時，侍御多夾道而宿。帝往往中夜即幸焉。一夕，帝泛舟游北海，與宦人十數，或升海山。是時月色朦朧，晚風輕軟，浮浪無聲，萬籟俱寂，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，只容兩人，帝謂十六院中美人。泊至，首一人先登，贊唱：「陳後主謁帝。」帝意恍惚，亦忘其死。帝幼年與後主甚善，乃起迎之。後主再拜，帝亦鞠躬勞謝。既坐，後主曰：「憶昔與帝同隊戲，情愛甚於同氣。今陛下富有四海，令人欽服。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，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，亦甚美事。聞陛下已開隋渠，引洪河之水，東遊維揚，因作詩來奏。」乃探懷出詩上帝。詩曰：

隋室開茲水，初心謀太奢。

一千里力役，百萬民吁嗟。

水殿不復反，龍舟成小暇。

溢流隨陡岸，濁浪噴黃沙。

兩人迎客至，三月柳飛花。

日腳沉雲外，榆梢噪暝鴉。

如今游士俗，異日便無家。  
且樂人間景，休尋海上槎。  
人喧舟艤岸，風細錦帆斜。  
莫言無後利，千古壯京華。

帝觀詩，佛然怒曰：「生死，命也。興數也。爾安知吾開河為後人之利？」帝怒叱之。後主曰：「子之壯氣，能得幾日？其終始更不若吾。」帝乃起而逐之。後主走，曰：「且去，且去。後一年，吳公台下相見。」乃沒於水際。帝方悟其死，兀然不自知，驚悸移時。一日，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：「酸棗邑所進玉李，一夕忽長，清陰數畝。」帝沉默甚久，曰：「何故而忽茂？」夫人云：「是夕，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，語言切切，云：『李木當茂。洎曉看之，已茂盛如此。』」帝欲伐去。左右或奏曰：「木德來助之應也。」又一夕，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：「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。」帝喜，問曰：「楊梅之茂，能如玉李乎？」或曰：「楊梅雖茂，終不敵玉李之盛。」帝往兩院觀之，亦自見玉李至繁茂。後梅李同時結實，院妃來獻。帝問二果孰勝。院妃曰：「楊梅雖好，味清酸，終不若玉李之甘。苑中人多好玉李。」帝歎曰：「惡楊好李，豈人情哉，天意乎！」後帝將崩揚州，一日，院妃報楊梅已枯死。帝果崩於揚州。異乎！一日，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，金鱗赭尾，鮮明可愛。帝問漁者之姓。姓解，未有名。帝以硃筆於魚額書「解生」字以記之，乃放之北海中。後帝幸北海，其鯉已長丈餘，浮水見帝，其魚不沒。帝時與蕭院妃同看，魚之額朱字猶存，惟「解」字無半，尚隱隱「角」字存焉。蕭后曰：「鯉有角，乃龍也。」帝曰：「朕為人主，豈不知此意？」遂引弓射之。魚乃沉。

大業四年，道州貢矮民王義，眉目濃秀，應對甚敏。帝尤愛之。常從帝游，終不得入宮。帝曰：「爾非宮中物。」義乃自宮。帝由是愈加憐愛，得出入。帝臥內寢，義多臥榻下；帝游湖海回；義多宿十六院。一夕，帝中夜潛入棲鸞院。時夏氣暄煩，院妃慶兒臥於簾下。初月照軒，頗明明。慶兒睡中驚魘，若不救者。帝使義呼慶兒，帝自扶起，久方清醒。帝曰：「汝夢中何苦如此？」慶兒曰：「妾夢中如常時，帝握妾臂，游十六院。至第十院，帝坐殿上，俄時火發。妾乃奔走。回視帝坐烈燄中，妾驚呼人救帝。久方睡覺。」帝自強解曰：「夢死得生。火有威烈之勢，吾居其中，得威者也。」大業十年，幸江都被弒。帝入第十院，居火中，此其應也。龍舟為楊玄感所燒。後敕揚州刺史再造，制度又華麗，仍長廣於前舟。舟初來進，帝東幸維揚，後宮十六院皆隨行。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：「願陛下早還都輦，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。西苑風景台殿如此，陛下豈不思戀，舍之而遠遊也？」又泣下。帝亦愴然，謂守忠曰：「為吾好看西苑，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！」左右甚疑訝。帝御龍舟，中道，夜半，聞歌者甚悲。其歌曰：

我兄征遼東，餓死青山下。  
令我挽龍舟，又暈隋堤道。  
方今天下饑，路糧無些少。  
前去三十程，此身安可保。  
寒骨枕荒沙，幽魂泣煙草。  
悲損閨內妻，望斷吾家老。  
安得義男兒，憫此無主屍。  
引其孤魂回，負其白骨歸。

帝聞其歌，遂遣人求其歌者，至曉不得其人。帝頗彷徨，通夕不寐。揚州朝百官，天下朝貢使，無一人至者。有來者，在途，遭兵奪其貢物。帝猶與群臣議，詔十三道起兵，誅不朝貢者。帝知其世祚已去，意欲遂幸永嘉，群臣皆不願從。帝未遇害前數日，帝亦微識玄象，多夜起觀天。乃召太史令袁充，問曰：「天象如何？」充伏地泣涕曰：「星文文惡，賊星逼帝座甚急。恐禍起旦夕，願陛下遽修德滅之。」帝不樂，乃起，入便殿，按膝俯首不語。顧玉義曰：「汝知天下將亂乎？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？」義泣對曰，「臣遠方廢民，得蒙上貢，自入深宮，久膺聖澤，又嘗自宮，以近陛下。天下大亂，固非今日，履霜堅冰，其來久矣。臣料大禍，事在不救。」帝曰：「子何不早告我也？」義曰：「臣不早言，言，即死久矣。」帝乃泣下，曰：「卿為我陳成敗之理。朕貴知也。」翌日，義上書云：「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，逢聖明為治之時。不愛此身，願從入貢，臣本侏儒，性尤蒙滯。出入左右，積有歲華，濃被聖私，皆逾素望，侍從乘輿，周旋台閣。臣雖至鄙，酷好窮經，頗知善惡之本源，少識興亡之所以。還往民間，週知利害。深蒙顧問，方敢敷陳，自陛下嗣守元符，體臨大器，聖神獨斷，諫淨莫從，獨發睿謀，不容人獻。大興西苑，兩至遼東，龍舟逾於萬艘，宮闕遍乎天下，兵甲常役百萬，士民窮乎山谷。征遼者百不存十，歿葬者十未有一，帑藏全虛，穀粟湧貴。乘輿竟往，行幸無時，兵士時從，常逾萬人。遂令四方失望，天下為墟。方今有家之村，存者可數。子弟死於兵役，老弱困於蓬蒿，兵屍如岳，餓殍盈郊，狗彘厭人之肉，烏食人之餘。臭聞千里，骨積高原，膏血草野，狐犬盡肥，陰風元人之墟，鬼哭寒草之下。目斷平野，千里元煙。萬民剝落，不保朝昏，父遺幼子，妻號故夫。孤苦何多，餓殍尤甚，亂離方始，生死孰知。人主愛人，一何如此？陛下恒性毅然，孰敢上諫。或有鯁言，又令賜死，臣下相顧，鉗結自全。龍逢復生，安敢議奏？左右近臣，阿諛順旨，迎合帝意，造作拒諫，皆出此途，乃逢富貴。陛下惡過，從何得聞？方今又敗遼師，再幸東土，社稷危於春雪，干戈遍於四方，生民已入塗炭，官吏猶未敢言。陛下自惟，若何為？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，欲行幸則將衛莫從。適當此時，如何自處？陛下雖欲發憤修德，特加愛民。聖慈雖切救時，天下不可復得。大勢已去，時不再來。巨廈之崩，一木不能支；洪河已決，掬壤不能救。臣本遠人，不知忌諱。事急至此，安敢不言？臣今不死，後必死兵，敢獻此書，延頸待盡。」帝省義奏，曰：「自古安有不亡之國，不死之主乎？」義曰：「陛下尚猶蔽飾己過。陛下常言，吾當跨三皇，超五帝，下視商周，使萬世不可及。今日之勢如何？能自復回都輦乎？」帝乃泣下，再三嘉歎。義曰：「臣昔不言，誠愛生也。今既且奏，願以死謝也。天下方亂，陛下自愛。」少選，報云：「義自刎矣。」帝不勝悲傷，特命厚葬焉。不數日，帝遇害。時中夜，聞外切切有聲。帝急起，衣冠御內殿。坐未久，左右伏兵俱起，司馬戡攜刀向帝。帝叱之曰：「吾終年重祿養汝。吾無負汝，汝何負我？」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，謂戡曰：「三日前，帝慮侍衛秋寒，詔宮人悉絮袍褲。帝自臨視，數千袍兩日畢工。前日賜公等，豈不知也？爾等何敢逼乘輿？」乃大罵戡。戡曰：「臣實負陛下。但今天下俱脅叛，二京已為賊據，陛下歸亦無路，臣生亦無門。臣已虧臣節，雖欲復已不可得也，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。」乃攜劍上殿。帝復叱曰：「汝豈不知，諸侯之血入地大旱，況人主乎？」戡進帛。帝入內閣自經。貴兒猶大罵不息，為亂兵所殺耳。

煬帝晚年，尤沉迷女色。他日，顧謂近侍曰：「人主享天地之富，亦欲極當年之樂，自快其意。今天下安富，海內無事，此吾得以遂其樂也。今宮殿雖壯麗顯敞，苦無曲房小室，幽軒短檻。若得此，則吾期老於其中也。」近侍高昌奏曰：「臣有友項升，浙人也，自言能構宮室。」翌日，召而問之。升曰：「臣乞先進圖本。」後日進圖。帝覽，大悅。即日詔有司，供具材木，凡役夫數萬，經歲而成。樓閣高下，軒窗掩映。幽房曲室，玉欄朱，互相連屬，迴環四合，曲屋自通，千門萬牖，上下金碧。金虬伏於棟下，玉獸蹲於戶旁，壁砌生光，瑣窗射日。工巧之極，自古無有也。費用金玉，帑庫為之一虛。人誤入者，雖終日不能出。帝幸之，大喜，顧左右曰：「使真仙游其中，亦當自迷也。可目之曰迷樓。」詔以五品官賜升，仍給內庫帛千匹賞之。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，以居樓中，每一幸，有經月而不出。是月，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，車之制度絕小，只容一人，有機處於其中，以機礙女之手足，女纖毫不能動。帝以處女試之，極喜。召何稠語之曰：「卿之巧思，一何神妙如此？」以千金贈之，旌其巧也。何稠出，為人言車之機巧。有識者曰：「此非盛德之器也。」稠又進轉關車，車周挽之，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。車中御女則自搖動，帝尤喜悅。謂稠曰：「此車何名也？」稠曰：「臣任意造成，未有名也。願帝賜佳名。」帝曰：「卿任其巧意以成車，朕得之，任其意以自樂，可名任意車也。」何稠再拜而去。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，懸於閣中。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。鑄烏銅屏數十面，其高五尺而闊三尺，磨以成鑿，為屏，可環於寢所，詣闕投進。帝以屏內迷樓，而御女於其中，纖毫皆入於鑿中。帝大喜曰：「繪畫得其象耳。此得人之真容也，勝繪畫萬倍矣。」又以千金賜上官時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，罄竭其力，亦多倦怠。顧謂近侍曰：「朕憶初登極日，多辛苦無睡，得婦人枕而藉之，方能合目。才似夢，則又覺。今睡則冥冥不知返，近女色則憊，何也？」他日，矮民王義上奏曰：「臣田野廢民，作事皆不勝人。生於遼曠絕遠之域，幸因入貢，得備後宮掃除之役。陛下特加愛遇，臣嘗自宮以侍陛下。自茲出入臥內，周旋宮室，方今親信，無如臣者。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，反覆玩味，微有所得。臣聞精氣為人之聰明。陛下當龍潛日，先帝勤儉，陛下鮮親聲色，日近善人。陛下精實於內，神清於外，故日夕無寢，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，盈滿後宮，日夕游宴於其中。自非歲節大辰，何嘗臨御前殿？其餘多不受朝。或引見遠人，非時慶賀，亦日宴坐朝，曾未移刻，則聖躬起入後宮。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欲，臣固知其竭也。臣聞古者有野叟獨歌舞於盤古之上。人詢之曰：『子何獨樂之多也？』叟曰：『吾有三樂，子知之乎？』『何也？』叟曰：『人生難遇太平世。吾今不見兵革，此一樂也。人生難得支體完備。吾身不殘疾，此二樂也。人生難得壽。吾今年八十矣，此三樂也。其人歎賞而去。陛下享天下之富貴，聖貌軒逸，龍章鳳姿，而不自愛重，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。臣叢爾微軀，難圖報效，罔知忌諱，上逆天顏。」因俯伏泣涕。帝乃命引起。翌日，召義語之曰：「朕昨夜思汝言，極有深理。汝真愛我者也。」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，而帝居其中，宮女皆不得入。居二日，帝忿然而出曰：「安能悒悒居此乎？若此，雖壽千萬歲，將安用也。」乃復入迷樓。宮女無數，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多。後宮侯夫人有美色，一日，自經於棟下。臂懸錦囊，中有文。左右取以進帝，乃詩也。《自感》三首，云：

庭絕玉輦跡，芳草漸成窠。

隱隱聞簫鼓，君恩何處多？

欲泣不成淚，悲來翻強歌。

庭花方爛熳，無計奈春何。

春陰正無際，獨肯意如何？

不及閒花柳，翻承雨露多。

《看梅》二首，云：

砌雪無消日，捲簾時自顰。

庭梅對我有憐意，先露枝頭一點春。

香清寒豔好，誰識是天真。

玉梅謝後陽和至，散與群芳自在春。

《妝成》云：

妝成多自惜，夢好卻成悲。

不及楊花意，春來到處飛。

《遣意》云：

秘洞扃仙卉，雕窗鎖玉人。

毛君真可戮，不肯寫昭君。

《自傷》云：

初入承明日，深深報未央。

長門七八載，無復見君王。

春寒入骨清，獨臥愁空房。

颯履步庭下，幽懷空感傷。

平日新愛惜，自待聊非常。

色美反成棄，命薄何可量？

君恩實疏遠，妾意徒訪惶。

家豈無骨肉，偏親老北堂。

此身無羽翼，何計出高牆？

性命誠所重，棄割良可傷。

懸帛朱棟上，肝腸如沸湯。

引頸又自惜，若有絲牽腸。

毅然就死地，從此歸冥鄉！

帝見其詩，反覆傷感。帝往視其屍，曰：「此已死，顏色猶美如桃花。」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：「朕向溝汝，擇後宮女人迷樓，汝何故獨棄此人也？」乃令廷輔就獄，賜自盡，厚禮葬侯夫人。帝日誦詩，酷好其文，乃令樂府歌之。帝又於後宮親澤女八百人，



樓。大業八年，方士進大丹，帝服之，蕩思愈不可制，日夕御女數十人。入夏，帝煩躁，日引飲數百杯，而渴不止。醫丞莫君錫上奏曰：「帝心脈煩盛，真元太虛，多飲，即大疾生焉。」因進劑治之。仍乞置冰盤於前，憚帝日夕朝望之，亦治煩躁之一術也。自茲，諸院美人各市冰為盤，以望行幸，京師冰為之踴貴，藏冰之家，皆獲千金。大業九年，帝將再幸江都。有迷樓宮人靜夜亢聲歌云：「河南楊柳謝，河北李花榮。楊花飛去落何處？李花結果自然成。」帝聞其歌，披衣起聽，召宮女問之云：「孰使汝歌也？汝自歌之耶？」宮女曰：「臣有弟在民間，因得此歌，曰『道途兒童多唱此歌。』」帝默然久之，曰：「天啟之也，天啟之也！」帝因索酒，自歌云：

宮木陰濃燕子飛，興衰自古漫成悲。

他日迷樓更好景，宮中吐豔戀紅輝。

歌竟，不勝其悲。近侍奏：「無故而歌，又悲，臣皆不曉。」帝曰：「休閒。他日自知也。」後帝幸江都。唐帝提兵號令入京，見迷樓，大驚曰：「此皆民膏血所為也！」乃命焚之。經月火不滅，前謠前詩皆見矣。方知世代興亡，非偶然也。

### 大業拾遺記

大業十二年，煬帝將幸江都，命越王侑留守東都，宮女半不隨駕，拜泣留帝。言遼東小國，不足以煩大駕，願擇將征之。攀車留籍指血染鞅，帝意不回。因戲飛白題二十字，賜守宮女云：

我夢江都好，征遼亦偶然。

但存顏色在，離別只今年。

車駕既行，師徒百萬，前趨大橋未就，則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黃河人汴堤，使勝巨艦。叔謀銜命，甚酷，以鐵腳木鵝試彼淺深。鵝止，謂濬河之夫不忠，隊伍死水下！至今兒啼，聞人言「麻胡來」即止。其誑言畏人皆若是。帝離都旬日，幸宋何妥所進車。車前只輪高廣，疏釘為刃，後只輪庫下，以柔榆為之，使滑動不滯，使牛御焉（車名見何妥傳），自都抵汴郡，日進御車女，垂鮫綃網，雜綴片玉鳴鈴，行搖玲瓏，以混車中笑語，冀左右不聞也。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，年十五，腰肢纖墮，呆憨多態，帝寵愛之特厚。時洛陽進合帝迎輦花。云得之嵩山塢中，人不知名，彩者異而貢之。會帝駕適至，因以迎輦名之。花外殷紫，內素膩菲芬，粉蕊，心深紅，跗爭兩花，枝幹烘翠，類通草無刺，葉圓長薄，其香氣芬馥，或惹襟袖，移日不散，嗅之令人不多睡。帝令寶兒持之，號曰司花女。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，寶兒注視久之，帝謂世南曰：「昔傳飛燕可掌上舞，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，豈人能若是乎？及今得寶兒，方昭前事，然多憨態。今注目於卿，卿才人，可便嘲之。」世南應詔為絕句曰：

學畫鴉黃半未成，垂肩袖太憨生，

緣憨卻得君王惜，常把花枝傍輦行。

上大悅。至汴，帝御龍舟，蕭妃乘鳳舸，錦帆彩纜，窮極侈靡，舟前為舞台，台上垂蔽日簾，簾即蒲澤國所進，以負山蚊睫紉蓮根絲，貫小珠間睫編成。雖曉日激射，而光不能透。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，執雕板鏤金揖，號為殿腳女。

一日，帝將登鳳舸，憑殿腳女吳練仙肩，喜其柔麗，不與群輩齒。愛之甚，久不移步。絳仙善畫長蛾眉，帝色不自禁。回輦，召絳仙，將拜捷好。適值絳仙下嫁為玉工萬群妻，故不克諧。帝寢興罷，擢為龍舟首揖，號曰崆峒夫人，由是，殿腳女爭效為長蛾眉。司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，號為蛾綠。螺子黛，出波斯國，每顆值十金。後徵賦不足，雜以銅黛給之。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。帝每倚簾視絳仙，移時不去。顧內謁者云：「古人言秀色若可餐。如絳仙真可療饑矣。」因吟詩揖篇賜之曰：

舊曲歌桃葉，新妝豔落梅。

將身旁輕楫，知是渡江來。

詔殿腳女千輩唱之。時，越溪進耀光綾，綾紋突起有光彩。越人乘樵風舟，泛於石帆山下，收野繭繅之。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曰：「禹穴三千年一開，汝所得野繭，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。絲織為裳，必有奇文。」織成果符所夢，故進之。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，他姬莫預。蕭妃恚妒不懌。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。帝嘗醉游諸宮，偶戲官婢羅羅者，羅羅畏蕭妃，不敢迎帝，且辭以有程姬之疾，不可薦寢。帝乃嘲之曰：

個人無賴是橫波，黛染隆顛簇小蛾。

幸得留儂伴成夢，不留儂住意如何？

帝自達廣陵宮中，多效吳言，因有儂語也。帝昏湎滋深，往往為妖祟所惑，嘗游吳公宅雞台，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，尚喚帝為殿下。後主戴車紗皂幘，青綽袖，長裾，綠錦純緣紫紋，方平履，舞女數十許，羅侍左右。中一女迥美，帝屢目之。後主云：「殿下不識此人耶？即麗華也。每憶桃葉山前，乘戰艦與此子北渡。爾時麗華最恨，方倚臨春閣，試東郭紫毫筆，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壁月句。未終，見韓擒虎躍青驄駒，擁萬甲直來衝人，都不存去就。至今日。」俄以綠文測海蠹，酌紅梁新釀勸帝。帝飲之，甚歡。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。麗華白後主，辭以拋擲歲久，自井中出來，腰肢依巨，元復往時姿態。帝再三索之，乃徐起終一曲。後主問帝：「蕭妃何如此人？」帝曰：「春蘭秋菊，各一時之秀也。」後主復誦詩十數篇，帝不記之。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。小窗詩云：

午醉醒來晚，無人夢自驚，

夕陽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

寄碧玉詩云：

離別腸應斷，相思骨合銷，

愁魂若飛散，憑仗一相招。

麗華拜求帝一章，辭以不能。麗華笑曰：「嘗聞『此處不留儂，會有留儂處』，安可言不能？」帝強為之。操觚曰：

見面無多事，聞名爾許時，

坐來生百媚，實個好相知。

麗華捧詩，然不懌。後主問帝：「龍舟之游，樂乎？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，今日復此逸游，大抵人生各圖快樂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。三十六封書，至今使人怏怏不悅。」帝忽悟，叱之云：「何今日尚目我為殿下，復以往事訾我耶？」隨叱聲，恍然不見。

帝幸月觀，煙景清朗，中夜，獨與蕭妃起臨前軒。簾櫳不開，左右方寢。帝憑妃肩說東宮時事。適有小童叩扉，啟殿門，曰：「衣

帶為薔薇結，笑聲哧哧不止。帝望見腰肢纖弱，意為寶兒有私。帝披單衣，亟行擒之。乃宮婢雅娘也。回入寢殿，蕭妃俏笑不知止。帝因曰：「往年私幸妥娘時，情態正如此。此時雖有性命，不復惜矣。後得月賓，被伊作意態不徹，是時儂憐心不減今日對蕭娘情態，曾效劉孝綽為雜憶詩，常念與妃，妃記之否？」蕭妃承問，即念云：「憶睡時，待來剛不來。卸妝仍索伴，解佩更相催。博山思結夢，沉水未成灰。」又云：「憶起時，投簽初報曉。被惹香黛殘，枕隱金釵鬢。笑動上林中，除卻司晨鳥。」聽之咨嗟云：「日月遄逝，今來已是幾年事矣。」妃因言：「聞說方外群盜不少，幸帝圖之。」帝曰：「儂家事，一切已托楊素了，人生能幾何，縱有他變，儂終不失作長城公。汝無言外事也。」帝嘗幸昭明文選樓，車駕未至，先命宮娥數千升樓迎侍。微風東來，宮娥衣被風綽，直泊肩項。帝睹之色荒愈熾，因此乃建迷樓。擇下俚稚女居之，使衣輕羅單裳，倚檻望之勢若飛舉。又名香於四隅，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，謂為神仙境不我多也。樓上張四寶帳，帳各異名，一名散春愁，二名醉忘歸，三名夜酣香，四名延秋月。妝奩、寢衣、帳各異制。帝自達廣陵，沉緬失度，每睡，須搖頓四體，或歌吹齊鼓，方就一夢。侍兒韓俊娥，尤得帝意。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，然後成寢。別賜名為來夢兒。蕭妃常密訊俊娥曰：「帝體不舒，汝能安之，豈有他媚？」俊娥畏威進言：「妾從帝自都城來，見帝常在何妥車，車行高下不等，女態自搖，帝就搖怡悅。妾今幸承皇后恩德，侍寢帳下，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，非他媚也。」他日，蕭后誣罪去之，帝不能止。暇日登迷樓憶之，題東南柱二篇云：

黯黯愁侵骨，綿綿病欲成，  
須知潘岳鬢，強半為多情。

又云：

不信長相憶，絲從鬢裡生，  
閒來倚樓立，相望幾含情。

殿腳女自至廣陵，悉命備月觀行宮，由是，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。有郎將自瓜州宣事回，進合歡水果一器，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。遇馬急搖解。絳仙拜賜不然，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：

驛騎傳雙果，君王寵念深。  
寧知辭帝里，無復合歡心。

帝省章不悅，顧黃門曰：「絳仙如何來辭怨之深矣？」黃門懼拜而言：「適走馬搖動，及月觀，果已離解，不復連理。」帝意不解，因言曰：「絳仙不獨貌可觀，詩意深切，乃女相如也。亦付謝左貴嬪乎？」

帝於宮中，嘗小會，為拆字令，取左右離合之意。時杏娘侍側。帝曰：「我取杏字為十八日。」杏娘復解羅字為四維。帝顧蕭妃曰：「爾能拆朕字乎？不能當醉一杯。」妃徐曰：「移左畫居右，豈非淵字乎？」時人望多歸唐公，帝聞之不懌。乃言：「吾不知此事，豈為非聖人耶？」於是，奸蠹起於內，盜賊攻於外，直閣斐虔通、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，引左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將謀亂，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。帝可奏，即宣詔云：「門下，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。日月代明，所以均勞逸也。故士子有游息之談，農夫有休勞之節。咨爾髡眾，服役甚勤，執勞無怠。埃溢於爪髮，蟣蝨結於兜鍪。朕甚憫之，俾爾休番，從便億戲。無煩方朔滑稽之請，而從衛士遞上之文。朕於待從之間，可謂恩矣。可依前件事。」是有焚草之變。

右《大業拾遺記》者，上元縣南朝故都，梁建瓦棺寺閣，閣南隅有雙閣，閉之忘記歲月。會昌中，詔拆浮圖，因開之。得筆千餘頭，中藏書一帙。雖皆隨手靡書，而文字可紀者，乃隋書遺稿也，中有生白藤紙數幅，題為南部煙花錄，僧志徹得之。及焚釋氏群經，僧人惜其香軸，爭取紙尾拆去，視軸，皆有魯郡文中顏公名題雲手寫，是錄即前之筆，可不舉而知也。志徹得錄前事。及取隋書校之，多隱文，特有符會，而事頗簡脫。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，顏公不欲華靡前跡，因而削乎。今堯風已還，得車斯駕，獨惜斯文湮沒，不得為詞人才子談柄。故編云《大業拾遺記》。本文缺落凡十七八，悉而補之矣。